



第十七个 白琴键

胡兆铮 著
宝文堂书店

第十七个白琴键



第十七个白琴键

胡兆铮著

宝文堂书店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20 千字 5 印张 2 插页

1990 年 7 月第 1 版 199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50 册

ISBN 7-80030-189-3/I·131 定价 2.35 元

枫 树 桥

—
自序

我虽出生在温州市区，但却是在永嘉县的一个名为马岙的小山村里长大的。那里是我的故乡。最难忘的是村边那一座枫树桥。那真是一座无比奇特而又无比美丽的桥。在溪流的上空，横跨着两人合抱粗的枫树干。树干的两端都深深地扎根在两岸的泥土中，成为一座天然的桥梁。而在树干的中部两侧，又有两条枝子向上伸长着。在我的童年记忆中，那枝子不甚高大，但枝叶茂盛，一到秋天，便满树红叶，倒映在桥下的溪流中，染红一溪流水，煞是好看。小时候和小伙伴们在溪边放牛，往往要拾几片红叶回家，那鲜红的色彩成了我童年生活的点缀。

后来，我转到城里读书了，心里总

不忘那红叶、那枫树桥。再以后，我读过“红叶题诗”的故事，才知道竟有把红叶作为诗笺、信笺传递的。

我上学很早，12岁那年便升入初中三年级了。记得是深秋的一个日子，我从校园里拾来几片红叶，心中涌起了给谁写信的强烈愿望。写给谁呢？一个12岁的孩子哪里有需要写信去的朋友呢？可这愿望是如此痛苦地折磨着我。终于，我寄出了平生第一封信——投给报社的一篇稿子。谁料不久竟刊登出来了。我当时用的是“先春”笔名，含义枫叶和百花相比，是先于春天到来而红的。那段时间里不断地写，笔名用过十几个，现在均已忘记，唯记得其中一个笔名“梵”，是取小提琴的外语译音“梵沃林”的第一个字。那时，我又发狂地爱拉小提琴。之所以如此着迷，是因为它那深红的颜色象一片故乡枫树桥上的秋天的枫叶。飘飘红叶提琴诗——沉浸在文学和音乐之中的童年梦啊，那是何等地令人痴迷啊！

一个从枫树桥上走过来的山村孩子就是这样蹒跚地在文学艺术的道路上学步的，为着那痴迷的梦想。

在写作时，我感到自己的每一个字都象是写在红叶上的。难道不可以说，正是从童年时代在枫树桥边拾起的第一片红叶开始，我便选择了自己的命运。

二年前的夏天，我探亲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惊异地发现枫树桥上的那两条枝子均已长成参天大树。绿荫蔽日，好不气派！树叶声沙沙，流水声潺潺，交响成多么美妙的音乐啊！

站在枫树桥边，乡亲们指点给我看对面山头岩壁上流下来一条细细的水，说那是“墨水瀑”，冬不干，夏不涝，一年四季，细水长流，就象专门供读书人磨墨用的。说村庄上正因为得此好风水，所以历代文气旺盛。

原来如此。

那“墨水瀑”的水汇进溪流，从枫树桥下流过。

哦，枫树桥，跨在文学源头的桥，通向艺术世界的桥！
哦，故乡的枫树桥……

目 录

1 枫树桥——自序

- 1 第十七个白琴键
- 32 葡萄名叫紫晶心
- 69 临街的窗口
- 79 湖畔有棵银杏
- 89 奇特的初恋
- 100 钢琴音书
- 113 锦山碧桃花
- 124 笔
- 135 蓝色海湾里的一片白帆
- 145 舞债
- 150 渡口情依然

第十七个白琴键

我结婚了。

这就是说，我决心和青春、理想，和鹅毛般飘动的芭蕾舞，和少女时代的梦告别了。那一切的一切永远地离我而去了。

是的，一切都是太晚了。

童年时代的我，身轻如燕。我立着脚尖作无数个 360 度的旋转时，就象旋转的风中的树叶。我考进了舞蹈学校，在钢琴的伴奏下做着小天鹅的梦，却因为我父亲所谓的“历史问题”被踢出了舞蹈学校的大门。

固然，我没有气馁；每天我仍在坚持形体训练，作陀螺似旋转。可是，当祖国的大地终于洒满阳光时，当父亲的一切问题终于彻底平反时，当我再一次去报考舞蹈学校时，已经迟了。年

岁已不饶人，我 20 多岁了。或许在这个年纪，一个作家正可奋笔争夺失去的岁月。一个科学家更可猛追逝去的时光，但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却完了。考试一败涂地。显然，命运不允许我做和地球仅有一双脚尖接触的表演。生活，把我的双脚强按在地面上……走着大多数人走的路。

于是，我结婚了。

我不知别人是如何来体会这新婚蜜月的。但对我来说，这简直象是无期徒刑的第一个月。

这么说来，他——我的丈夫，太不是东西了。啊，不，完全不是。他是个时髦的人。这种人是可以放在橱窗里作为“现代青年”的标本展出的。眼下社会上的姑娘们哪怕提出 300 个条件也可以在他身上符合。事实上，他也确实是好得不能再好了。他是独子；他的父母都是当“官”的；他本人又在一个极其令人眼红的单位里工作（在这些单位工作的人往往都得凭着父母的关系）。他又是这样“懂得生活”，衣着入时，口味高雅。和这样的人一道出现在电影院、咖啡馆、舞会时，一准会招来姑娘们妒羡的目光。当介绍人把这么一位现代社会的宠儿介绍给我的家庭时，还附带了一个迷人的条件：结婚后，他的父母便马上安排我进合资企业或外贸单位工作。试想：我及我的家庭对这个宝贝能找得出什么拒绝的理由呢？甚至连稍稍的犹豫也会被人们认为是神经不正常。

而我，也实在太疲倦了。一次又一次梦想的破灭使我身心交瘁。我没有勇气再东撞西碰了。

我需要一個宁靜的环境，也需要一个安定的工作。

就这样，我结婚了。

新房布置得象古代阿拉伯国王富丽豪华的后宫；又象是世界博览会：日本的彩电，西德的立体声收录机，法国的落地灯，波兰式的奶白色家具……再加上我——一个被誉为完全配得上这套昂贵

摆设的绝美姑娘，便构成了这间无可匹敌的 80 年代的新房。

可是这一切对于我又有什么价值？我只愿得到一双芭蕾舞鞋，一双象影片《红菱艳》中的那双红舞鞋。穿上那双魔鞋，我就会不停地跳着心爱的芭蕾，哪怕一直跳到精疲力竭而死去。

唉，还想这些干什么？这一切不是早就完了吗？

我坐在沙发上，无端的烦闷、暴躁，竟怎么也控制不住一串烫热的泪珠顺面颊流下来。在一旁的他赶忙递过来一条洒着香水的手帕，不无奇怪地问：

“你还觉得我们的房间里缺少什么？还有哪样比不上人家？你说呀，只要说出来，我一定去替你搞来。”

缺少什么？见鬼！缺少的是灵魂。缺少的是我为之痛苦，为之思念，为之奋斗的那一切。你懂吗？我要是说出来，你能给办得到吗？

我扔掉那条手帕，狠狠地说：“什么都缺！”

他坐在一旁不吭声。我和他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话要说。他万事顺利，踌躇满志，我又何必把自己坎坷的经历端出来？

过了许久，他才开口：

“听说你过去是练芭蕾舞的？”

“唔——”我懒洋洋地应了一声。

“现在，你总不会再想跳芭蕾舞了吧？爸爸妈妈告诉我，舞蹈演员可是低级的职业，是供人欣赏开心的。以后，等我们有了孩子，可千万别让孩子去学那种玩意儿。你看看我的工作，那才高尚哩。爸爸妈妈为你挑选的也正是象我一样的工作。”

太不象话了！他简直是在拿刀子剜我的心！我发火了，用手在沙发椅上用力一拍。他一下子愣住了。

说到孩子，我倒确想要个漂亮的女孩子。我要教她跳芭蕾舞，把自己未曾实现的理想寄托在孩子的身上。我知道，许许多多的

人匆忙而草率地结婚，不都是为了能有个孩子来寄托未来的希望吗？

多么可怜啊，我们这被耽误了一代！

可是，诞生在这种家庭里的孩子能寄托我的什么希望呢？

啊，我实在受不了！

我不顾他的苦苦挽留，也不管他的父母正如何精心地为我挑选职业，我一个人逃遁到郊区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去了。当代课教师，教初中的体育课。

我怎么能料到在这僻静的乡村中学里，会出现你呢？

记得那是一个秋阳斜照的下午，我提着小小的行李踏进这所乡村中学的校门，一眼看见传达室的桌子上有个半尺多高的邮包，一看落款，竟是出版社寄来的。我心里奇怪在这种地方，会有谁和出版社有联系呢？

传达室的老伯是位热情而多话的人。他一边打量我，一边喋喋不休：“怎么？你就是新来的老师！嗨，真年轻，看上去还象学生呢！你问这个邮包？这是我们学校一个老师写的一部书，说是有三十万字，定是出版社不给出，给退回来了。半年前，我看见他拿着这包稿子到邮局去寄的。他告诉我，如果从出版社来的是一封信，那就是他的书有出版希望；如果是一个邮包，那就是……就叫什么的‘退稿’……”

三十万字？单单把这稿子誊写一遍也得花几个月时间吧！可是，这又是个什么人呢？躲在这地方写洋洋万言的大部头。

“老伯，你知道这是部什么书吗？写书的老师大约以前在外地的什么大学当教授吧？”我问。

在我的想象中，著书立说的人总是些白发苍苍、戴着眼镜的大教授。

传达室的老伯一听，乐了，说：“书名他对我讲过。哦，容我想一下……对了，叫什么‘音乐美学’的。对，没错，是这名字。不过，他可不是教授，他还年青，30多岁吧！是我们学校的代课老师，教音乐的……喏，这不就是他吗？”他远远地向校园里一指。

啊，这就是你？

你向传达室走过来时，我突然产生了想把这捆邮件遮住的愿望。半年来，你定是日思夜想，可盼来的却是什么啊？失败，希望的毁灭。

你直直地向着我走来。神态仿佛是刚从梦境中醒来而还沉浸在对梦境的回忆中。那微微向上挑起的眼角更增添了 you 脸上表情的朦胧感。你显然没有注意到我。骤然，你站在我的身边，象钉在地上似的不能动了。你看着邮件上的名字，脸色突然煞白。呆了几秒钟，你一跃扑向邮包，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它，俯身下去。我清楚地看见了你脸的轮廓是那么优雅动人。从那上面透露出来的惶惑、失望、哀怨及执拗的神气一下子就刺进了我的心。

你拿起邮件向里面走了。你没有看我一眼，好象我是一段枯树干似的。这使我有点儿不快。要知道，任何青年男子经过我身旁时都会不自禁地把目光投向我，可是你，唉，好象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我。

学校这时已放学了，很静。我找到教导处，办了手续，领来授课表，便被领到了教学楼外那间为我安排的寝室里。房间很小，仅放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和一把椅子。但却十分清洁。我把旅行包往床下一塞，把一些生活用品随便一放，便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多么宁静、多么使人惬意的环境啊！我打开了窗子，让略带凉意的秋风吹了进来。从窗子望出去，前面竟是一片草地，眼下渐渐深秋，草地一片金黄。我想，到春天时，这里该是一片碧绿，象软毯

似的，那将有多好啊。我正轻快地遐想着，却又突然看见了你。

是的，那是你。

你背对着我，一个人坐在草地中央一棵棕榈树下的石凳上，身子倚在旁边的那捆邮件上，用手支着低垂的头，一动也不动，象石雕像一样。

多么可怕啊！几年来的心血、辛劳，一下子被埋葬了。

我同情你。这毁灭的痛苦，我是太熟悉了。但愿你对这一切会习惯的，你会逐渐俯首于命运的捉弄的。你慢慢会被磨得棱角消失，意气消沉。那就好了。“平庸者有福”。安于现状，不作任何抗争，无所望亦无所求。你何必去呕心沥血地写文章呢？你还期望着在这种条件下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你最好还是放下笔，到有关部门活动活动，把自己的“临时代课”转成了“长期工”再说吧！

我怜悯你。我以一个尝过生活辛酸、受过奋斗失败的成熟女性的目光注视着你，希望你能清醒。可你却没有觉察到，生命似乎从你的身体里飘走了。

天暗下来，阴影在草地上蔓延。终于，你慢慢地从石凳上站了起来，吃力地抱起那捆稿子，摇摇晃晃走向你的房间里去了。我这才看清，你的窗口正好和我的窗口相对，中间隔着这片秋天的草地。

天黑下来了。你的房间里还没有灯光。那黑洞洞的窗口就象是睁着的眼睛，向外面透出痛楚的疑问。

夜色更浓了，完全淹没了那没有灯光的窗口。

我这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吃饭呢。糟糕，怎么把时间给忘了？现在，学校的食堂兴许早已下班了吧！我记起学校旁边有个供销社门市部，便去买了只煤油炉、一瓶煤油，还有一斤鸡蛋。

我点着了煤油炉。本想打几个荷包蛋，可我的手艺实在不高明，好不容易做了两碗蛋汤，自己吃了一碗，觉得味道还说得过去。

便把另一碗放在锅里热着，想等你的窗口透出灯光时送过去。

可是你的窗口还是没有灯光。9点，10点……是不是你躺在床上睡着了？愿你的心灵在睡梦中得到安宁。

可是这碗蛋汤怎么办？不吃晚饭就睡，对身体是很不好的。

我踏着软软的草地，向着你的房间走去，但在你房间的前面却又站住了。是啊，我和你素不相识，又怎好进去呢？起码，也得房间里有灯亮着，我才好叩门啊！

多少次，我走近了，又返回来。我对自己生气，这么个不相识的男人吃不吃饭和我有什么相干？

平时，女友们戏称我为“无情的公主”，说我从来对男人冷眼相看。也许是这样。因为我一门心思全扑在舞蹈上了，根本就无暇顾及自己眼色的冷暖。

可我今天是怎么了？唉，说不清……

我返回身来，坐到棕榈树下的石凳上，也就是你下午坐过的地方。我才突然记起，人是不能在挨了生活的沉重一击之后会安然入睡的。我考试失败的那天晚上，我睡得着吗？不，你还没有睡着。你定是躺在床上，睁着痛苦的眼睛，让眼泪任意流着。在这种时刻，有谁能去劝慰你几句该多好啊！因为我就经历过这种时刻。在寂寞和孤独里捱过这种时刻。

不，你不会就这样捱到天明，你会打开灯执笔倾诉的，让笔饱蘸泪水写下你的失望、你的悲哀……

果然在11点半时，你窗口的灯光亮了。

我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从锅里拿出这碗蛋汤，盖上盖子，小心地端着，向你的房间走去。但到了你的房门口，却又犹豫了，我进去后，又能说些什么呢？我的生活里充满了匆忙而艰苦的斗争，我平时根本就没有时间停下来理解别人的痛苦。我失败了，就独自一人默默地蜷缩在角落里忍受着，没有听到任何同情话，因此，

我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安慰你。

何况你不认识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是谁！当我冒昧进去时，你会以什么样惊诧的表情来表示自己的欢迎呢？

但我还是伸手推门了。门是虚掩着的，无声地开了。

不出所料，你坐在桌子前，背对着我，正执笔疾书。你丝毫也没觉察到有人进来，我到了你的身旁，你还不知道。你正在一本绿格子的稿纸上写着，写得真快。随着笔尖在纸上飞走，你那凌乱的头发微微抖动。你在写什么呢？我看见了稿纸上一行醒目的标题：“一切从头开始”，下面一行副题是：“重写《音乐美学》的写作计划。”

啊，你没有在失败面前低头！你从跌倒的地方站了起来！看着你全神贯注的样子，我真懊悔我那时的软弱。我当时也该象你现在这样，在失败的面前站起来，跨过去。也许，等待着我的仍然是失败，那就再跨过去，跨过一个又一个失败，最后，总会看见成功的曙光。但我没有！我却在失败之后瘫软了，疲惫不堪了，再也站不起来了。我承认了自己的失败。我失去了战斗的信念，被解除了武装。此刻，和你相比之下，我骤然明白：一个人不管失败多少次，都不能说是彻底失败；但只要他一次承认了失败，才叫彻底地失败了。

和我不同，你就是不承认失败。虽然你此刻浑身无力，但你却拼搏着、挣扎着，跨出了这一步。一个人最终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这一步，取决于在这最孤独、最软弱、最绝望的时刻里能不能鼓起心中残存的意志，振起身上海残余的力量来作再一次的搏斗。

房间里真静。如果我把碗放在桌子上就走开，你恐怕写到天亮也不会发现，或者发现时蛋汤已冰凉了。我只好轻轻地碰了碰你的肩头。

你抬起头，睁大了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哪有什么泪水的痕迹！

更没有沮丧，没有屈服，有的只是顽强。

一股暖流冲进我的胸怀，似乎有无数的火花溅落在心中的灰烬上，使我的心头发烫。

我看到了你下嘴唇有两个深深的齿痕，准是你刚才这场内心风暴留下来唯一的痕迹。

我默默地把碗放在桌子上，没说一句话，就离开了。有什么好说的？你毋须安慰，毋须鼓励。倒是我从你这里寻到当初丢失了的东西。

这一夜，我睡得很安稳。空虚的心里仿佛被什么充实了。

由于长期练功的习惯，我很早就起床了。梳洗完毕，走到了那块草地上。深秋晨间的清爽使人心旷神怡。我向那棵棕榈树走去，到了树下，正想坐在石凳上，却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钢琴声。我立刻想起了，你是音乐教师。那么这弹琴的人一定是你了。我顺着声音，看到了那间音乐教室。一般来说，学校的音乐教室总是离教学楼远远的，以免唱歌弹琴影响其他班级的功课。但象这间音乐教室这样独处一隅却也是少见的，在这里上音乐课，不仅一点儿也不影响教学楼，就是离不太远的教工宿舍也听不清楚。而站在这棵棕榈树下却听得十分清楚。

我喜欢音乐。跳芭蕾舞的人怎能离得开音乐，但对钢琴曲却不大内行，只觉得这钢琴弹得很好听。我走到音乐教室旁边，从窗子望去，看见的是你的侧影。但这已不是那个“接到退稿者”了。你脸上、身上的每一条线条却是那么神采飞扬、生动无比。你被激情冲击着，10个手指象一阵风似地在钢琴的键盘上掠过，一个个优美的音符在你的手指下迸跳出来。

当你一曲终了，坐在琴前沉思时，我推门走了进去。

“你弹得太好了。这是什么钢琴曲？”

你回过头来，马上就认出了我。微微一笑说：“这是贝多芬的

《献给爱丽丝》。”

“那么，爱丽丝是贝多芬的恋人了？”

你仍然微微一笑：“不，贝多芬的恋人名叫马尔法蒂。这首小曲就是作者题赠给她的。这首钢琴曲由德国音乐学家诺尔从马尔法蒂的遗物中发现。当时误把曲名录为‘献给爱丽丝’。于是以讹传讹，把这成了正式曲名。”

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发烫，低下了头，看见了你的那双手。啊，那真是艺术家的手，钢琴演奏家的手。那纤细而修长的10个手指仿佛是造物主精雕细刻出来的。我又看了看自己的双手，不觉羞得无地自容。并不是我的手丑陋不堪，相反，画家和诗人看见我的这双手定会赞美它，它小巧玲珑，晶莹洁白自不必说，单手背上几个时隐时现的小涡，就够入画入诗了。这样的一双手也许具有宝贵的爱情价值，它们是为情人的相握和亲吻而生的，而不是为钢琴的演奏而生的。在钢琴的面前，它们无价值可言。

我抬起头来时，看见你的目光正从我的双手上掠过。你的嘴角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

你太高傲了。这微笑真使人太难受了。

你突然收敛起笑容，十分诚恳地说：

“谢谢你送来的蛋汤。你是新分配到学校里来的？教什么课？”你不等我回答，又抢着说，“我这样连着发问，真有点不礼貌。我还没有请教尊姓大名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名字叫……”

“你的名字我知道。”不知怎的，我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的？”

“在传达室的那个邮包上看见的。其实，在昨天下午，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只不过你当时是只见邮包不见人。”

“你知道邮包里是什么吗？”你又问。

“……是你的退稿。”